

导语

又临一岁秋风近,“教师节”前寄秋思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忆起那一堂生动的地理课,黑土地上的大杨树和杨树林,还有那位与我只有一课之缘,却让我一生情牵的老师——吕万忠。

杨树秋思

蒋秦

考地理复习资料;再后来,买了大量与地理有关的书籍……还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次出差到外地前,先做功课,查阅相关地图和书籍。每到一地,一定先买一份地图。有的城市,因去得多了,地图能串起城市变迁的故事。近年来,喜欢写散文,尤其写游记。所走过的地方,留下记忆痕迹,有的小文还在报刊发表。

地理,已经成为我坚持数十年的爱好。

当然,行万里路是好的,但有条件的能有几人?走不出去,又热爱地理,那就神游。我经常翻看旅游画册、书籍、地图,观看电视旅游节目,神游天下。把国内外许多著名景点,看个仔细。足不出户,让世界了然于心。时间久了,也是一种文化,多了一种乐趣。

那一堂地理课,难忘啊!

近年来,也曾打听过吕老师,他已退休多年。也许,他不记得我;或许,从没认识我。但我,却牢记一辈子,并心里感激他。

2019年,曾在杨木小学当校长的朋友来哈尔滨出差。同他见面时,我特意带了一本我写的散文集《风情万种哈尔滨》,准备让他带回去,赠送给吕老师。想到吕老师看到当年大杨树学校他教过的学生写的书,一定会非常高兴。可是,见面后,朋友遗憾地告诉我,吕老师于三天前走了!我目瞪口呆!情绪又一次从波峰跌入谷底。那份想象中吕老师看到我的书时的千般惊喜,转瞬变成了我听到吕老师离去噩耗时的万般悲痛。

从朋友那里,知道了吕老师的许多往事。吕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,愈发完整高大起来。

吕老师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。教学水平高,精于学校教学管理。在大杨树学校时,就是校长组织教学管理

的得力助手,还能替补各科老师的缺课。后来,调到公社中学当教导主任、校长,连续多年的县(市)优秀教师。最让人感动的是,在还有六年退休的时候,他主动请求辞去所有职务,到一所条件艰苦的村级小学带班,带出了一届学生。

记得,朝阳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红字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,让这间草屋蓬荜生辉,让我铭记在心。于是,我在日记本上用钢笔庄重地写下了这句话,并描成粗粗的黑体字,这个日记本现在还珍藏着。回想吕老师的一生,我忽然顿悟,那句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,吕老师是认真理解了,时刻铭记了,认真践行了,努力做到了。

吕老师在最后教学的六年里,不但精心培养学生,还带领那些小小的孩子,在学校不远处山坡上栽种了一片杨树林。春季里,吕老师带领孩子们,用脸盆、茶缸舀水,为树苗浇水。夏日里,带领孩子们锄草。

据说,杨树5到8年即可成熟,12年就能成材。如今,那片杨树林已是郁郁葱葱,都是参天大树了吧?我仿佛依稀听到那风吹叶子的飒飒声伴着朗朗的读书声。当年,吕老师教的学生,也该都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了吧?

吕老师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杨树,正直、向上、挺拔、高耸,不畏冰雪严寒,不惧酷热洪涝,根深深深扎在北大荒穆稜河畔的这片黑土地上。又带出了一代代正直、向上的学生。这片黑土地的阳光雨露和丰富的营养,也滋养了他。因为这片黑土地的名字,叫杨木岗。

又临一岁秋风近,“教师节”前寄秋思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忆起那一堂生动的地理课,黑土地上的大杨树和杨树林,还有那位与我只有一课之缘,却让我一生情牵的老师——吕万忠。

清晨,儿子打来电话:一会儿去乡下祭祖,让建国哥也一块去。

建国,是我外甥,小我8岁。当年,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。姐姐去世时,他才十多岁,我进城工作以后,他们一直住在乡下。

以前去外甥家,下屯的头两天,我们就开始翻箱倒柜找一些穿剩下的旧衣服,装满满满的一车送给他,在他家吃一顿别有风味的农家饭。前年,外甥的孙子上学了,他们全家也搬进县城住,回老家没有了落脚点,一时半会儿还不太适应。

车到呼兰四道街,外甥已经在楼下等我们。我又给他带去几大包旧物。看得出,外甥对这些东西的渴望程度少了很多。外甥告诉我,他刚从北京回来。

当年,姐姐嫁给了家住呼兰县长山村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姐夫。父亲怕姐姐受委屈,在我4岁那年也搬到这个村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,我就知道我家和姐姐家是这个村里最困难的人家,没有自己的房子,一直租房住。

姐夫从小当兵,不会干农活,孩子又多,一直是困难户中的特困户。有一年,姐夫家好不容易买了一个破旧房子,在一个雨季,半夜里外屋的房顶让风刮了一个大窟窿,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……

我还沉浸在回忆中,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村头,以前一个半小时的车程,现在半个小时就到了。车上高岗,我让车停下来,拿出照相机把整个村子拍摄下来。

村中那条小路,是我上中学每天都要走的土道,5年的冬去春来,穿坏了几双布鞋,走了多少公里,已经记不清了。

我想去乡下住“别墅”

郑旭东



村西那趟杨树林,我曾经同宣传队的青年们在那里排练过文艺节目。远处,高岗下那一大片试验田,我曾经刚刚播下种子就离开了,去太阳岛旁的高等学府读书。

村东那个大壕沟,我放过猪、打过麻雀、挖过野菜。有一年春天,我回乡参加劳动,刨壕沟旁的苞米地,累得直掉眼泪……

望着已经变化得不敢相认的老屯,忽然想起唐代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。老屯,我又一次回来了,可是,没有人欢迎我,没有孩子听我的口音,没有同龄人观察我的鬓角。村中路上,竟然没有一个人在路边走动。按说,以前这个时候正是男女老少“蹲墙根”的季节。外甥告诉我,现在村里很少有人住,青年人出去打工,老年人到城里陪读。这个村的学校原来有几百名学生,现在只有六个老师教一个学生。

回到外甥家的老房子,已经中午时分。房子在村东头一隅,三间大瓦房,蓝铁皮盖,水泥铺出来平整的大院子,房前房后是大园子,一棵大李子树,红红的李子果挂满枝头。

如今,外甥的儿子在北京经商,生意越来越红火,还买了房子。

我说:“建国,我来住你家的‘别墅’吧,养几只鸡鸭,种前后园子,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无污染的蔬菜。”

外甥说:“那太好了。你东西两院可以随便住,联排的别墅……”我们哈哈大笑。

望着外甥家的房子,脑海里一下子想起来很多往事,同是一个村子、同是这片土地,过去他们租房住,无立足之地,今日在城市里有楼房,乡下还有这“别墅”,几十年变化如神话啊!

归途上,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风儿正爽,万物沐浴,又一个金色的秋天来了。

我想好了,今天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请示儿子他妈:“明年,来乡下住‘别墅’。”

遥远的黑土地,密山市杨木乡朝阳村,一个叫“大杨树”的地方,曾是我的学校。

“大杨树”之名,缘于学校操场东侧,有并排几棵高高的杨树,几里地以外就能看到。那时,我上学路上或黄昏夕照,经常眺望那几棵大杨树。夏日的课堂窗外,风总会把叶子拨弄出一阵阵飒飒声,抬头向外看,第一眼,就是粗壮的树干、茂密的枝叶。自此,我对杨树有了特殊的感情。

昔日大杨树的春絮夏荫秋叶冬枝,都随岁月飘逝而去,成为遥远的记忆。

但,有一堂地理课,从未遥远,历历在目,常萦绕在眼前,恍如昨日。

六年级新学期,第一堂地理课。教室门开处,吕万忠老师来了。他朗声说道:“这学期,由我来给大家讲地理课”“今天,我们讲第一章:亚洲”……亚洲概况,东南亚、日本、朝鲜、蒙古……

不消说,这是我上学以来,遇到的最优秀的教师。

吕老师高高的个子,瘦削的脸庞,高高的鼻梁,浓眉,两眼炯炯有神。微

微秃顶,浓密的络腮胡子。经常背着手,挺直着腰板,步履坚定地走路。讲起话来一字一句,有板有眼,声音洪亮,措辞严谨。可以说是不言自威,典型的老学究。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。能听他的课,我觉得很幸运。

吕老师腰板笔直,背着手,在教室里踱过来踱过去,抑扬顿挫地讲解,如同说书。语言精练,语速平缓,字句清晰,掷地有声。一堂课下来,让我对东南亚有了清晰的认识,内容基本都记在了脑子里,也对地理课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回家后,着急忙慌冲进书中,把一本书粗略看了一遍。一种难以抑制的心情,让我一直处于兴奋之中,渴望下堂课吕老师的到来。

第二堂地理课,吕老师没来,班主任老师来了,说了一件事。吕老师被调到杨木公社中学当教导主任去了。由于没有地理老师,地理课暂停。

妈呀,天塌啦。我的心从波峰跌入到谷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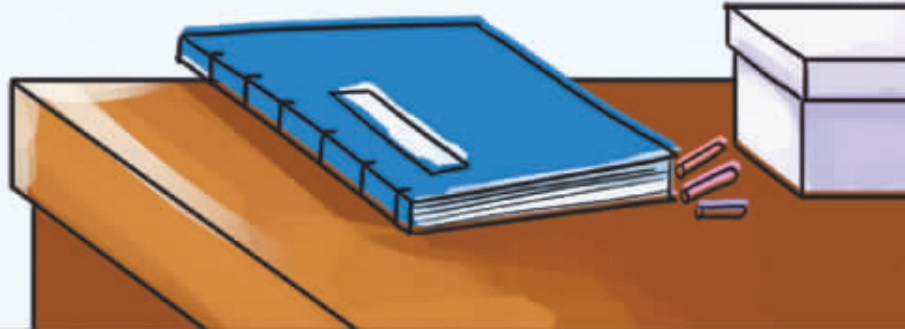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好的老师,那么好的地理课。唉!

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地理课。从此,我再没上过地理课。

如果一门课程,你只上了一堂课,你能学到什么?

吕老师的那一堂地理课,犹如春风,吹绽了一树嫩蕾。犹如一粒种子,播入了稚嫩的心田。从此,我爱上了地理。

回哈尔滨后,我买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天文、地理分册;后来,又买了高



鱼在盘子里想家

李良旭

一些笑话,甚至讲我小时候淘气,惹他生气,拿小竹条打我屁股的事。尽管我自己哈哈大笑起来,可父亲依然无动于衷,还侧了下身子,将背对着我。

我尴尬地望着父亲,心里有些失落。我以为父亲嫌我照顾不周,就想方设法地改善他的生活,陪他听广播、看电视,还经常搀扶着他到外面散步。可父亲变得更加沉默,常常说上一句:“你有事去忙,别总在我身边,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好吗?”父亲的语气里,甚至有一种哀求。

我心里嘀咕道,老爷子可真倔!

一天,和父亲吃饭。父亲看到桌上有一盘鱼,眼睛一亮,紧紧盯着那盘鱼,眼睛一眨不眨。我伸出筷子,想帮父亲夹一块鱼。父亲突然制止道:“别动!”我说:“那您自己



夹。”可父亲依然两眼一动不动地望着那盘鱼。那盘鱼,在父亲的眼里,就好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不忍动着。我正不知所措地看着父亲,只听到父亲喃喃地说了

句:“鱼在盘子里想家啊!”说罢,父亲将那盘鱼端到自己的面前,倔强地说了句:“我陪这条鱼一起想家!”

我一下愣住了,拿在手上的筷子悬在半空中,久久没放下来……

我将父亲又送回到他自己的家。父亲一回到自己熟悉的屋子,精神好像立刻好多了。他扔掉手上的拐杖,在几个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,好像看不够。和父亲说话,父亲的话好像一下也多了起来,尽管刚刚说了一句话,他又忘了,可他兴致却很高。

一天,我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:1993年的一天,诗人顾城给翻译家尚德兰写了一幅字:鱼在盘子里想家。这幅字,尚德兰一直当作珍宝似的珍藏着。

看到这里,我心里一惊,那幕情景又在眼前浮现:“我陪这条鱼一起想家!”

原来,我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,他觉得自己就像盘子里的那条鱼,他在想属于自己的河流啊,那条河流才属于他自己的家。



父亲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。岁数大了,对许多事都已淡忘、模糊了,有时跟他说的话,才过一会儿,他就忘了。让人很伤心。

听医生说,平时要多和老人交流,这样可以延缓老人大脑衰老。

遵照医嘱,我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,这样交流起来方便多了。每天将父亲安顿好,我就坐在父亲身边,和父亲说起话来。我惊讶地发现,我找他说话,他反而话更少了,总是躺在躺椅上,微闭着眼,并不搭腔。我就想方设法讲